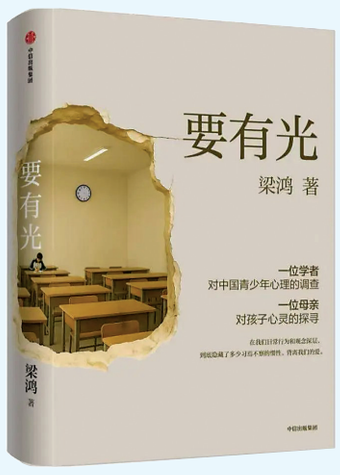
好书推荐

编者按

本期《好书推荐》介绍两部观照少年生命的作品。梁鸿的非虚构作品《要有光》以扎实的采访，走近深陷情绪困境的青少年，用真实记录叩问内心，呼吁我们看见孩子的脆弱与呼救，在理解与尊重中为他们点亮微光。方冠晴的儿童小说《青禾已秀》回望乡土岁月，讲述少年青禾在苦难里负重成长的故事，不刻意渲染悲苦，于乡邻温情与生命坚守中，展现扎根泥土、向阳拔节的力量。两本书从不同维度，倾听少年心声，探寻成长的意义，愿我们读懂少年，守护每一颗正在生长的心灵。



你，还有光吗？

——读梁鸿作品《要有光》

◎ 刘迪

“教你多少遍了，还是记不住，你是傻子吗？”“为什么老跟学习差的同学比，还有得100分的呢！”“下次考试上了90分，再给你买那个玩具！”看着这些文字，我很羞愧——这是我最近亲口跟儿子说的话。

作为一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90后母亲，我一直反对过度“鸡娃”、反对内卷，更不能接受用语言霸凌孩子。然而，等到孩子上学后，我也会因孩子的学习成绩而情绪失控。在不停犯错误与反复跟孩子说对不起的阶段，我读了作家梁鸿的作品《要有光》，该作品关注当代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。文字无声，却振聋发聩。

“2021年夏天，他们在安排我复学的时候，我在想着吃什么药能够自杀。我自己查到一种药，想办法买了三盒。我还认真看了说明，说吃多了有致命风险。我其实完全不懂，但是我不在乎了。”这是该书中，一名叫雅雅的女孩的心声。

“孩子们所需要的包容、耐心和真诚，没有一个家长做到，尊重更没有。实际上，大部分家长在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都会迁怒于孩子，会为一点点小事打孩子。”这是该书中一名教育工作者丰丽的切身感受，她在教育一线工作了12年。

真实，是我读这本书最深的感受。梁鸿把写作对象锁定为那些被困住的少年——因为情绪问题而失学、休学在家的孩子，以及在退学和抑郁边缘挣扎的孩子。她用3年时间走进一些城市和农村，走进一些家庭、学校、社会教育机构和精神医疗机构，沉浸式采访孩子、父母、教师、医生与心理咨询师，记录他们真实的声音，试图呈现出当代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图景。

这是一位学者对中国青少年心理的调查，是一位母亲对孩子心灵的探寻。书中没有华丽的辞藻、空洞的说教，一个个真实少年的故事缓缓铺展，沉重却又藏着温柔的期许。他们平静地叙述着自己的故事，忍着伤口被重新撕裂的痛楚，讲出自己的痛与挣扎。于是，忙碌的大人们终于有时间去听一听孩子们的所思所想。

梁鸿写下这些故事，并非为了指责那些父母。也许，梁鸿更期待的是，更多家长能够反思，能给孩子多一点尊重和爱。诚然，升学压力、内卷氛围、艰难谋生裹挟着每一个家庭，生而为人，每一个人都疲惫、都迷茫。但既然是大人，终究需要比孩子更坚强一些。

它不是一本只书写绝望的书，在阴霾之中，梁鸿始终在寻找微光。愿意静静倾听孩子的长者、耐心陪伴的心理医生、慢慢学着反思的父母，还有那些在低谷里依然努力自救的少年，他们共同汇成黑暗里的点点星火。

光从哪里来？对这个复杂的问题，我们很难说清。然而，我们能确定的是，光始于看见——看见孩子隐藏在叛逆背后的脆弱，看见沉默之下的呼救，看见每一个生命独一无二的价值。家庭、学校、社会都可以成为光源。多一个人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，就多了一束光。也许这是此书于今年7月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，于今年4月获得第二十一届文津图书奖的原因吧。你还有光吗？



青禾拔节，生生不息

——评儿童小说《青禾已秀》

◎ 侯楣

《青禾已秀》是一部扎根乡土的儿童小说，入选《中华读书报》今年的“六一”书单。书中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乡村青庄，作者方冠晴通过6岁男孩青禾的眼睛打量世间悲欢，在命运起伏的风雨里，写孩童的担当、亲情的守望，也写下乡土人情托举起的关于生命的温柔力量。

故事开篇，青禾是一个幸福的孩子。青庄尚武，庄里的大人大多是习武之人。青禾的爸爸谷子，在庄里功夫最好、力气最大。他在打谷场上抱石磙、比力气，总能赢得胜利，把换来的白米和花生捧到青禾手里。青禾的妈妈是民办教师，温柔、知书达理，还参加了刚刚恢复的高考，村里的人都希望她能考上大学，全家进城开始新的生活。青禾每天追着玩伴奔跑，听茶壶爷爷唱武术童谣，仰着头看爸爸在喝彩声中展现力量，他此刻的童年充满了阳光和甜蜜。

可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。妈妈重病，爸爸意外去世，刚出生不久的妹妹青苗得了一种怪病。曾被捧在手心里的青禾，不得不承担起生活的重担，不仅要学着保护生病的妹妹，还要为生活奔波，在贫穷的岁月里寻找活下去的希望。妈妈教唱的歌谣、乡邻默默伸出的援手，都成了青禾心中活下去的信念。

在青庄这片乡土之中，一瓢米、一句嘱咐、一次搭手的温暖，都是乡土社会代代相传的善意。当青禾家里不幸遭遇变故，乡亲们并没有给予轰轰烈烈的施舍，而是保持着细水长流的善意。在这种善意之下，青禾渐渐褪去了孩童的稚气，从一个等着爸爸赢取吃食的小孩，变成了妹妹的依靠，用尽全力找寻粮食、找寻治病的希望。他曾经感到害怕、委屈、迷茫，却未曾有过放弃妹妹的念头。这份责任感，是在一餐一饭、一朝一夕的煎熬中慢慢练就的。

书名《青禾已秀》，耐人寻味。“青禾”指主人公，也指田地里将要成熟的禾苗；“秀”指禾苗抽穗、拔节，是生命在风雨中慢慢舒展、挺拔的过程。禾苗的生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它会遭遇烈日、暴雨、虫害等，但只要扎根泥土，就始终拥有向上生长的力量。青禾正是如此。磨难使他慢慢明白，真正的强大不是像爸爸那样依靠蛮力战胜他人，而是心中有爱、肩上有责，在困境中守住温柔和希望。力量不是用来争强好胜的，善良和体谅才是最珍贵的品格。

现在的很多孩子生活在一个安定富足的环境里，很少体会物资匮乏的压力，更不用说生离死别的沉重、责任和坚守的内涵。青禾的故事让孩子们看见，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风雨，挫折和困难并不可怕，只要拥有坚韧、善良的品质，就一定可以克服一切阻碍。也让成年读者看见，人的一生就像禾苗，有拔节的阵痛，也有抽穗的欢喜，扛过的艰难，收到的善意，最终都会成为生命里的养分，让我们逐渐挺拔。

国学课

小雪诗里意蕴长

◎ 陆冬英

今年的小雪节气在11月22日。作为冬季的第二个节气，小雪已透出几分冬日的清寒。翻开历代写小雪的诗作，其中不只有雪落草木的景致，还有季节更替的微妙、寻常生活的温情，以及岁月沉淀下来的人生感悟。

初品小雪，先从感受物候变化开始。古人说：“小雪气寒而将雪矣，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。”寥寥数语，道出小雪节气的特点。此时寒意渐浓，北方或有初雪飘落，江南却常常还是晴暖与清寒交替，草木并未完全褪去秋日的颜色。

唐代诗人张登在《小雪日戏题绝句》中写道：“甲子徒推小雪天，刺梧犹绿槿花然。”日历虽已到了小雪，岭南的刺梧依旧青翠，木槿仍在枝头开着花，秋的余韵与冬的气息交织在一起，呈现出别样的景致。同一个小雪节气，在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模样。

北宋文学家黄庭坚在《春近四绝句》（其三）中写道：“小雪晴沙不作泥，疏帘红日弄朝晖。”雪后初晴，沙地不再泥泞，透过稀疏的帘子，冬日红阳洒下柔和的光辉。他笔下没有漫天风雪的凛冽，只有一份清朗与闲适。尤其是一个“弄”字，让阳光仿佛有了灵性，在帘间轻轻流转。诗的后两句又写道：“年华已伴梅梢晚，春色先从草际归。”原来，黄庭坚眼中的冬日并非一味清寒，梅梢与草际已经悄悄透出春的消息。小雪时节不仅有冬的静美，也藏着生命悄然萌动的希望。

当代画家、诗人吴藕汀在《小雪》中写道：“篱边野菊正堪娱，戏把山楂串念珠。小雪寒菘虫害少，何妨大胆入庖厨。”诗人从篱边野菊写到山楂，再写到经霜的白菜，笔调轻松而有生活气息。尤其是最后一句，将目光从篱笆边引向厨房，仿佛已经看见冬日菜畦里青翠的白菜，也闻到了灶台上飘出的饭菜香气。小雪过后，天气渐冷，菜园里的白菜经霜而生，叶片舒展，根茎渐渐充实。诗人一句“大胆入庖厨”，写出对时令食物的喜爱，也写出普通人顺应时节、安于生活的情趣。

再读唐代诗人白居易的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”，更能体会冬日里人与人之间的温情。暮色中，一场雪似乎就要落下来。屋外寒意渐浓，屋内酒菜飘香，诗人想发出一句简单的邀请。没有华丽的辞藻，也没有刻意的抒情，只是诗人问朋友一句能不能来喝杯酒，却把朋友之间的牵挂写得真切动人。这样的情景，放在小雪时节尤其贴切。室内一杯薄酒，一炉暖火，三两知己闲谈，便足以抵挡冬日的清寒。那份朴素而温暖的人情跃然纸上。

小雪时节，梅花尚未盛开，有的只是枝头悄然孕育的花苞。它们在寒风中静静等待，不急于吐露芬芳，却把整个冬天的力量藏在枝头。等到寒意最浓时，才迎着风雪绽放。这样的梅花，让人想到生活中的许多事情：并非所有的美好都要急于呈现，也不是每一段沉静的时光都毫无意义。就像冬日里的草木，看似休养生息，实则在为下一次生长积蓄力量。

小雪无声，诗意绵长。这些跨越千年直至近现代的诗句，温润着我们当下的冬日，依然有着动人的温度。

今天看什么

把歌声还给孩子

——观《勇敢女孩合唱团》

◎ 诸纪红



儿童题材电影要让人信服，靠的不是把孩子们写成等待救助的对象，而是真正蹲下身来，用他们的目光看世界。10月20日上映的电影《勇敢女孩合唱团》改编自肖勤的儿童文学作品《廖崩嗒佩合唱团》，取材于贵州从江大山里一支苗族女童合唱团的真实经历。它安静地讲清了一件事：一群原本不敢开口的女孩，怎样把自己的声音和自信一点点找回来。这种平视的姿态，让它在同类电影创作中显得不同。

不把孩子们写成等待被拯救的对象，是这部影片叙事的出发点。群山的阻隔、留守的家庭、孩子们对外面世界既向往又畏怯的心思，影片照实写来，却不渲染悲情，也不安排一个从天而降的救世主。支教老师小吉刚到寨子时，女孩们低头不语，招呼一声就躲开。片中有一场戏格外动人——小女孩忽然问小吉：“小吉老师，别的老师来了之后都会走，那你会走吗？”老师没有立刻回答，孩子走出几步又回头追问了一句。这一问，问出了大山孩子心里最深的隐忧。

孩子们的勇敢在这部影片里不是教出来的，而是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。老师能做的，不是替女孩们上场，而是把她们送回自己的声音里。排练时她们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清，一听说要登台就发抖，可一旦开口，清亮的童声还是从怯意里透了出来。影片特意舍弃了登上“村BA”舞台的欢呼场面，转而让女孩们唱给在外打工的父母听。屏幕那头是久别的亲人，这头是终于敢开口唱歌的孩子。自信不是旁人喊几句“你可以”就能激发出来的，它最终要落在孩子自己愿意开口的一瞬间。

把创作的笔交到孩子手里，是这部影片最用心的选择。片中反复响起的主题曲《大山的小孩》，歌词是孩子们一句句写下的。她们唱的“我是一个大山的小孩，我有两个好朋友，太阳和月亮”等歌词，把大山孩子早出晚归、日月相伴的日子唱了出来。

儿童题材电影的价值，往往不在讲了什么道理，而在给孩子们留下什么。这部影片没有把合唱团拍成一个整齐划一的集体，也没有把“走出大山”设成唯一的成功标准。女孩们在歌里唱起远行与归来，唱出的是另一种答案：成长不是逃离故土，而是带着底气走得更远，也记得回来看看。美育在这里的意义也随之清晰，它不为孩子们规定出路，只是多给她们一种可能，让书本之外的艺术、陪伴与肯定，同样成为托住她们的力量。

影片结尾，孩子们把各自的朴素心愿一一说了出来，有的想当老师，有的想当医生，有的想当货车司机，有的想摆摊卖鸡蛋……心愿都不算大，但这却是一个曾经沉默的群体第一次清楚地说出“我想成为谁”。《勇敢女孩合唱团》提醒我们，给孩子最好的礼物，未必是替他们踏平坎坷，而是相信他们本就拥有向上的力量。这样的作品多起来，孩子们心里的那束光，就会亮得久一些。

万花筒

第五届“陈伯吹新儿童文学创作大赛”结果揭晓

“为小孩子写大文学”激发时代回响

11月14日，第五届“陈伯吹新儿童文学创作大赛”获奖名单在上海徐家汇书院揭晓。本届大赛，吴越的《闪闪发光的故事》摘得桂冠奖，刘鹏的《树洞来信》、取灯的《爷爷的月球基地》、陆小寒的《一碗冬去春来饭》、张兴的《望归泉》分获佳作奖。其中既有遥望未来的非凡想象，也有回望历史、正视现实的朴素真挚。获奖作品多由90后作者创作，新生代儿童文学写作者的才华被更多人看见。

为新人新作“搭台”

陈伯吹是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、翻译家、教育家，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奠基人之一。1981年，75岁的陈伯吹把一生的积蓄5.5万元捐出，设立了“儿童文学园丁奖”。1988年这一奖项更名为“陈伯吹儿童文学奖”，2014年升格为“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”，成为国内外童书出版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奖项之一。2022年6月1日，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专业委员会联合上海译文出版社，全新创办“陈伯吹新儿童文学创作大赛”，赛事最大特色是只征集未发表、未出版的原创稿件。5年时间，这一创作大赛为新人作者搭台，也为儿童文学领域涌现的新题材和新叙事搭台。5年来共有20余部获奖作品集结于“陈伯吹新儿童文学桂冠书系”出版。

在童书市场对诗歌体裁普遍谨慎的情况下，该创作大赛还多次把重要奖项授予诗集：首届桂冠奖授予高源的诗集《你是水晶、冬天、葡萄和鸟》；第二届佳作奖《天上的和地上的》出自兼具诗人与小学教师身份的丁云；第四届桂冠奖《写童话的人》则是一部“浸润天真与诗意的童话诗”。

选出适合孩子阅读的作品

“陈伯吹新儿童文学创作大赛”以“写给孩子”这一朴素而根本的标尺，要求作品在温暖童年的同时，沉淀下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价值。大赛相关人士介绍，“我们不刻意追逐爆款题材，而是希望给孩子们一个宽阔的阅读光谱：科幻、非遗、乡土、边地、童诗、现实叙事都能容纳。希望孩子们既能看见远方，也能向内看见自己；懂得传统的珍贵，也能理解科技与自然。”

在本届大赛获奖作品中，《闪闪发光的故事》以萤火虫视角打开全新而生机勃勃的动物世界，将当下儿童成长中的焦虑转化为可触摸的奇幻场景——家庭困窘、友情裂隙，以及对未来的抉择与恐惧，都在故事中得到温情映照，传递勇敢前行、向阳成长的理念。

《树洞来信》将童话叙事与自然科普相融，以往复书信搭建灵动鲜活的微观自然世界，把生态知识化入童言而不显堆砌，更在生命、友谊与成长的议题里，留下克制动人、余味悠长的情感落点。《爷爷的月球基地》将浪漫科幻设定与亲情叙事严密咬合，以“月球基地”的奇妙想象转译衰老与遗忘的命题，让孩童视角接住记忆消散的怅然，写出亲情独有的力量。

《一碗冬去春来饭》将山林烟火日常与心灵成长叙事交织，以一碗时序里的饭食牵起乡愁，直面孩童成长的焦虑压力，在自然与陪伴之中道出好好生活的朴素智慧。《望归泉》借少年探寻祖辈信件的视角，以泉水为魂串起跨越海峡40年的等待与牵挂，将家族离合、血脉亲情融入叙事，传递生生不息的寻根与当归之心。

“为小孩子写大文学”

从亲自创作到发掘创作者，陈伯吹一生都在践行“为小孩子写大文学”的理念。1997年逝世前，他捐赠全部藏书，建立陈伯吹儿童图书馆。

1924年，他创作了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《模范同学》（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易名为《学校生活记》），先后创作出版《一只想飞的猫》《飞虎队与野猪林》《摘颗星星下来》《童话城的节日》《海堤上遇见一群水孩子》等童话、小说和散文作品。

20世纪50年代，陈伯吹在《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》一文中提出著名的“童心论”：“一个有成就的作家，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，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，以儿童的耳朵去听，以儿童的眼睛去看，特别是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，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、喜欢看的作品来。”

他笔下的“一只想飞的猫”，连一只蝴蝶都捕不到，却总把“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十三个耗子”挂在嘴边，现在依然常被很多父母当作“睡前故事”讲给孩子听。故事里那只常常闯祸、一事无成还嘴硬的猫，明明浑身缺点却又莫名可爱，孩子看了乐不可支，大人看了也觉得似曾相识。

上海译文出版社党委书记、社长孙宏达表示，陈伯吹先生“为小孩子写大文学”的箴言，是“陈伯吹新儿童文学创作大赛”始终坚守的宗旨，也是新时代出版人的使命与担当。**（综合澎湃新闻、中国新闻网和《文汇报》）**